

2081  
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全集  
COMPLETE STORIES

2081年，终于人人平等了。  
比其他人聪明、美丽、强壮或敏捷，  
都必须受到惩罚。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著

唐建清 王宇光 小二

等

译

ii.

2081  
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全集  
COMPLETE STORIES

ii.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  
著

唐建清 王宇光 小二

—  
等

—  
译

楚尘  
■  
文化  
Chu Chen

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 第五部分 工作伦理与名望、财富

### SECTION 5: Work Ethic versus Fame and Fortune



# 序

*Headnote*

——丹·韦克菲尔德 (Dan Wakefield)

库尔特家曾是个富裕的家庭，有仆人、家庭教师，是乡村俱乐部会员，家里经常举办奢华的派对，去国外旅行，孩子上私立学校，但在二三十年代，衰落到日常中产阶级的生活，库尔特三年级后离开奥查德贵族学校，被送入公立的第四十三小学。

库尔特日后写道（见《棕榈树星期天》），他母亲那时对他说，“当大萧条结束时，我想恢复正常的社会地位”，加入本地乡村俱乐部，参与到所有这样的生活中去。“她不能理解，放弃我在公立的第四十三小学的朋友……对我来说意味着放弃一切。”

“我仍然对成功心有余悸。”库尔特写道，甚至在他自己获得成功之后。

在他的散文、演讲和长篇小说中，库尔特最常提及的两个人是登山训众的耶稣和他的同事印第安纳人尤金·V. 德布斯，后者是劳工组织者和社会主义总统候选人，他说：“如果有下层阶级，我就是其中一员。如果有犯罪分子，我就是其中一个。如果有人

监狱里，我就没有自由。”

冯内古特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他对那些为每天的面包而工作，养活他们自己和家人的人充满同情，而并不认为工作是要满足他们对财富和名望的幻想和炫耀。这样的价值观反映在他的很多小说中。

在《回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中，一位迷人的电影明星，离开她的第五任丈夫，最终发现，若不化妆，她并“不比一张二手沙发床更漂亮”，也不再是一个理想的伴侣。在《谎言》中，一个男孩揭发他的自命不凡的父母伪造他的入学考试成绩，以便把他弄进著名的预科学校，而他并不想去。《合情合理的出价》中，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努力工作以取悦某些苛刻的顾客，他发现他们假装贵族但其实是吃白食的人。《吾儿》讲述两位父亲试图把他们的儿子当作他们自己年轻时的复制品，而不是让他们成为真正的自己。

这个时期冯内古特最精巧的小说之一是《海恩尼斯港故事》，库尔特的那位无处不在的防风窗安装工得到一份工作，为一个住在马萨诸塞州海恩尼斯港的社会名流的家安装窗户。（冯内古特喜欢这位防风窗销售员，他自己单干——没有办公室事务，没有公司——知道怎样将事情做好，比如，“用接触型黏合剂把防水密封条粘到浴缸沿上”。他也是《回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中的主人公。）

作为“肯尼迪大院”——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FK）和他的迷人家庭的夏季总部——的所在地，海恩尼斯港在库尔特写这篇小说的年代很有名（这篇小说1963年卖给了《星期六晚邮报》，但因为那年11月肯尼迪总统被杀，小说未发表）。这位防风窗销售员为一幢四层的“村舍”安装三层导轨的防风窗，这房子离肯尼迪大院不远，房主是科莫多·威廉·霍华德·塔夫特·拉姆福德，他的头衔来自他曾担任当地游艇俱乐部的“主席”一职。

他抱怨不速之客的闯入，如总统和他的新贵们，还有那个时期来访的大人物，从阿德莱·斯蒂文森到巴基斯坦总统，还有“教皇约翰六世”，他是坐直升机来的。

“一个卖防风窗的人永远不确定他属于哪个阶级，尤其是他也安装窗户……但是科莫多待我如上宾。他请我喝鸡尾酒，吃晚饭，还请我在那儿过夜。他说我可以明天再量窗户。”他是读者的“间谍”，可以偷听到雇他的人的谈话。

当拉姆福德的儿子与肯尼迪家族的第四代表亲，刚从爱尔兰来的姑娘订婚，并决定不再为戈德华特站台，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自命不凡的“准将”突然从他的高头大马上被扔了下来。他确认自己就是观光船上的导游描述的那个人，导游告诉游客，拉姆福德“坐在露台上，喝着马蒂尼，听任钞票滚滚来”。这位自封准将的人觉得自己无所事事，对妻子说，“我得去找个工作”。他妻子——也许从阅读冯内古特的小说中得到了启发——说，“一个实际上什么也不做的男人，女人很难钦佩他”。

在冯内古特的世界——作家、艺术家和“粗糙的个人主义者”视野中的五十年代美国社会——人们不只是钦佩任何一种工作，而且认为工作可以避免那个时代有影响的书籍所描述的陷阱，这些书包括记者威廉·H. 怀特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社会学家C. 莱特·米尔斯的《白领》(*White Collar*)、小说家阿兰·哈灵顿的《水晶宫里的生活》(*Life in the Crystal Palace*)。

我和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朋友那时候在纽约读了这些书，也像冯内古特那样，他在晚上和周末写小说，以便赚到足够的钱养家糊口并离开通用电气公司，我们设法逃避公司的束缚。（“水晶宫里的生活”一语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你相



信一种永远不会被摧毁的水晶宫——在这样的宫里，人伸不出舌头，也不能偷偷地有个长鼻子。”那个“地下室人”心想，他会“躲避这样一种宫殿”。)

哈灵顿的小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进入水晶宫。他们必须及时做出选择，接受大公司生活带来的使人麻木不仁的安全感，或者反抗这种服从。”冯内古特的《工厂里的鹿》是将这种选择处理得最简洁也最成功的小说。

大卫·汉特，一个二十九岁的理想主义年轻人，他原是一家小报社的老板，但前景不太可靠，他决定到伊利昂工厂——一家大公司找一份工作，以便为他的家庭提供安全保障。他妻子刚生下他们的第二对双胞胎，但她听了他的决定后仍然感到担心：“(伊利昂)工厂对有些人合适，他们如鱼得水。但你一直那么自由。”尽可能“实际”，他告诉妻子，“我不再有权冒大风险了，南，有一个大家庭指望着我呢”。

他得到了伊利昂工厂公关部的一份工作，他的第一份任务是去找公司摄影师来帮助他追踪一头鹿，这头鹿在庞大的厂区乱跑，已被“赶到”冶金实验室附近。大卫的老板要一幅鹿的照片及一篇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的故事，这会出现在全国的报纸上。在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一般复杂和令人困惑的迷宫般的建筑里游逛一番之后，大卫找到了走投无路、惊恐不安的鹿。大卫的工作是锁上鹿可能逃窜的大门，但他没有锁上门，而是让门敞开。鹿跑出去获得了自由，大卫跟随其后。“大卫走进了树林，关上身后的门。他没有回头。”

库尔特离开了通用电气公司，也没有回头。

唐建清 译

## 更华美的宅邸

*More Stately Mansions*

我们认识麦克莱伦夫妇，格蕾丝和乔治，已经两年左右了。我们搬进这个村子时，他们是第一家上门欢迎的邻居。

我以为，一番寒暄过后，这种初次见面的谈话就会难以为继了，但完全不是这样。格蕾丝的眼睛像麻雀一样敏锐，她找的话题够她聊几个小时。

“你知道吗，”她兴奋地说，“你们的起居室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梦幻世界！是不是啊，乔治？你看得出来吗？”

“是啊，”她丈夫说，“很棒，没问题。”

“只要把这种白漆木框都拆掉，”格蕾丝眯着眼睛，“改用蟠结松木，刷上亚麻油，加一点点焦茶色。沙发套用口红色——鲜红的红。知道我意思吗？”

“红色？”我妻子安妮说。

“红色！不要害怕颜色。”

“我会试试的。”安妮说。

“那边整面墙，那两个丑丑的小窗户，全部用深绿色帘子盖上。你看得出来吗？那完全就会像二月份《佳美住宅园》登的那篇《问题起居室》方案，你肯定记得吧。”

“我肯定是错过那篇了。”安妮说。现在是八月。

“哦，要么是《美好家庭生活》，乔治？”格蕾丝说。

“一下子想不起来。”乔治说。

“好吧，我会到我的文档里找找，肯定把它揪出来。”格蕾丝突然站起身，径自在房子里四处转悠起来。

她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把一件家具捐给了救世军，认出了一个假古董，耸耸肩拆掉了隔断，用脚步丈量了一块铺满整个房间的橄榄绿的地毯。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订购这块地毯。“从地毯开始，”她坚定地说，“地毯是一切的基础。你们整个楼下会融成一片，如果以地毯为基础。”

“嗯。”安妮说。

“我想你看过六月份《美丽家园》上的《十九个初级地毯错误》。”

“哦，看过，确实看过。”安妮说。

“很好。那就不用我说了，不以地毯为基础，会出多大的乱子。乔治——哦，他还在起居室。”

我扫了一眼乔治，他坐在起居室沙发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他直起身子，微笑。

我跟上格蕾丝，想改变话题：“这么说，你们在我们北边。那南边是哪家？”

格蕾丝举起手，“哦！你还没见过他们——詹金斯家。乔治，”她叫道，“他们想要问问詹金斯家。”从她的音调里，我猜测我们南边的邻居是那种在海滩捡垃圾的可爱家伙。

“这个，格蕾丝，他们是挺不错的人。”乔治说。

“哦哦，乔治，”格蕾丝说，“你知道詹金斯家是什么人。是的，他们挺好，但是……”她笑着摇摇头。

“但是什么？”我说。我脑子里闪过各种可能。裸体主义者？抽海洛因的？无政府主义者？养仓鼠的？

“他们1945年搬进来，”格蕾丝说，“一来就买了两张漂亮的希区柯克椅子，然后……”这回她叹气，耸肩。

“然后什么？”我追问。把印度墨水溅在上面？在一条空椅腿里面找到了一卷千元大钞？

“然后没有了，”格蕾丝说，“他们就停在那儿了。”

“什么意思？”安妮说。

“你没明白吗？他们用两张椅子开了个漂亮的头，然后就撒手不管了。”

“哦，”安妮慢慢地说，“我明白了——昙花一现。所以詹金斯的毛病就是这个。啊哈！”

“可耻的詹金斯！”我说。

格蕾丝没听见我的话。她正在起居室和餐厅之间来回巡视。我注意到，每次她进入或离开起居室都要躲一下，而且是在同一个位置。我好奇地走到她避开的那地方，跳了几下看看地板是不是有问题，或者别的什么。

她又走过来，惊讶地看着我，“哦！”

“我做了什么不妥的事吗？”我问。

“我只是没料到你会在这儿。”

“不好意思。”

“那是放补鞋台的地方，你知道。”

我闪到一边，不安地看着她俯身查看那张虚拟的补鞋台。我想，就是在那一刻，她第一次吓到了我，让我有点笑不出来。

“一两个小小的钉子抽离开着，常青藤从里面长出来，”她解释道，“可爱吧？”她绕过它，小心地不擦到小腿，然后上楼梯去二楼。“你们介意我到楼上看看吗？”

“尽管去看。”安妮说。

乔治已经从沙发上起身。他站着，顺着楼梯向上看了一分钟，然后举起他的空酒杯，“我可以再来一杯吗？”

“呀！抱歉，乔治。我们没招待好你。当然，请便，酒瓶在餐厅里。”

他径直过去，往直筒玻璃杯里倒了刚好一英寸半高的威士忌。

“洗手间的瓷砖完全不配你们的毛巾，当然啦。”格蕾丝在楼上说。

安妮亦步亦趋地跟着，像个女佣。她冷冷地表示同意：“当然。”

乔治举起杯子，眨眨眼喝干了。“别被她搞晕了，”他说，“那只是她的说话方式。这房子好得很。我喜欢它，她也是。”

“谢谢，乔治。你太客气了。”

安妮和格蕾丝又下了楼。安妮的样子很窘困。“哦，你们男人！”格蕾丝说，“你们就觉得我们很傻，是不是？”她亲热地对安妮微笑，“他们就是不能理解女人喜欢的事情。刚才我们俩快活的时候，你们两个在聊什么？”

“我告诉他应该给树贴上墙纸，还有给他的钥匙孔做个印花布帘子。”乔治说。

“嗯——”格蕾丝说，“好吧，得回家了，亲爱的。”

她在前门外停住。“这门的基准线条很不错，”她说，“如果在下面凿些东西，那个纹饰就对味了。还可以弄活泼些，涂上白漆，

然后马上擦掉。那样更符合你的气质。”

“你实在太帮得上忙了。”安妮说。

“唔，就这样也是个漂亮房子。”乔治说。

“我发誓，”格蕾丝说，“我永远也理解不了为什么那么多艺术家是男人。我从没遇到过一个男人有一丁点艺术情趣。”

“瞎说。”乔治平静地说。这时他让我吃惊了。他看格蕾丝的那一眼是深情的，像看着一件只属于他的东西。

“这是个阴暗的小垃圾堆，我估计。”麦克莱伦夫妇走了以后，安妮闷闷地说。

“哦，听着——这是个很棒的房子。”

“我想是吧。但需要好好弄一弄。我以前没想到。天，他们家一定很厉害。她说他们住了五年了。你可以想象五年的时间她能把一个房子弄成什么样——每一处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一个钉头也不放过。”

“从外面看也没怎么样。不过，安妮，这可不像你。”

她摇摇头，好像在摇醒自己，“不像我，是吗？我从来没有兴趣跟邻居来往，但是这个女人有点不一样。”

“让她见鬼去吧！我们到詹金斯家去试试运气。”

安妮笑了。格蕾丝的魅惑正在消散。“你疯了吗？跟那种‘两张椅子’的人交朋友？那种有始无终的人？”

“唔，要想跟我们交朋友，他们必须先弄一张新沙发配椅子。”

“而且不是随便什么沙发，必须是对的沙发。”

“要想跟我们交朋友，他们必须不害怕颜色，还得记住要以地毯为基础。”

“那还用说吗？”安妮断言。

不过，此后很久，由于没有闲暇，我们跟詹金斯家只是点头之交。格蕾丝·麦克莱伦在醒着的时间多数泡在我们家。几乎每个早晨我出门上班时，她都会蹒跚地走进我家的房子，手里捧着一大摞家居杂志，坚持要安妮和她一起好好研读，以便寻找我们这个问题房子的正确解决方案。

“他们一定特别有钱。”一天吃晚饭时安妮说。

“我不觉得，”我说，“乔治有一个小皮具店，没看到有谁进去。”

“唔，那肯定每一分钱都用在房子上了。”

“这个我相信。但你为什么认为他们有钱？”

“听那个女人讲话，你会觉得钱不值一提！她说起一码十美元的拖地帷幔，眼睛都不眨一下，说什么厨房弄一下花费不会超过区区一千五百美元——不算大卵石壁炉，当然了。”

“厨房没有大卵石壁炉还算厨房吗？”

“还有圆沙发。”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她离远点，安妮？她要把你耗干了。你就不能直接告诉她你没空见她？”

“我狠不下心，她又客气，又友善，又孤独，”安妮无助地说，“还有，不可能告诉她什么话。她根本不听我说。她的脑子里塞满了蓝图、衣服、家具、墙纸和油漆。”

“那就改变话题。”

“改变密西西比河的流向！说政治她就谈重建白宫，说到狗她就谈狗屋。”

电话响了，我接了起来。是格蕾丝·麦克莱伦。“你好，格蕾丝？”

“你是干办公家具这一行的，是不是？”

“没错。”

“你有没有拿到过折价的旧文件柜？”

“有的。我也不想要，但有时候只能拿着。”

“你能给我找一个吗？”

我想了一会儿。我有一个旧的破木头柜，打算扔垃圾堆的。我对她说了。

“哦，太完美了！上个月的《佳美住宅》有篇文章讲了如何利用旧文件柜。贴上壁纸，在纸上涂一层清虫漆，就能弄得可爱极了。你能想象吗？”

“是的。很可爱，没问题。我明天晚上带过去。”

“你真是太好啦。不知道到时候你和安妮能否进来喝一杯。”

我接受了邀请，挂断电话。“唔，终于来了，”我说，“玛丽·安托瓦内特<sup>1</sup>终于邀请我们参观凡尔赛宫了。”

“我担心，”安妮说，“我们家会被反衬得很可怜。”

“装饰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希望你白天留在家里，等她来的时候不停地告诉我这句话。”

第二天晚上，我没开轿车回家，而是开了皮卡，把旧文件柜运给格蕾丝。安妮已经在麦克莱伦家里了，乔治出来帮我搬。

柜子是个老式的橡木怪物，我又是出汗，又是喘气，没怎么注意房子，直到我们在前厅卸下重负。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厅里已经有两个快散架的文件柜了，还未用壁纸或清虫漆装扮。我往起居室里望去。安妮正坐在沙发

---

1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



上，脸上露出古怪的微笑。沙发弹簧从沙发底戳出来，裸露地搭在地板上。主要的照明是一个孤零零的灯泡，安在有六个灯泡槽的网状吊灯上。从另一个灯泡槽吊下一根延长电线，包着绝缘胶布，连到起居室中央熨斗板的熨斗上。

一小块零碎的地毯，浴室常见的那种，是唯一的地板覆盖物。由于长时间疏于护理，地板的木头伤痕累累，暗淡无光。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窗户很脏。唯一显出秩序或奢侈的是咖啡桌，那上面几十本厚厚的装饰杂志油光锃亮，如同扇面一样摆放着。

乔治很紧张，比平时更寡言。我估计我们进到他家使他焦虑。给我们调完酒后，他坐了下来，保持着局促不安的沉默。

格蕾丝可不是这样。她正处于强烈的兴奋中，而且似乎充满了遏制不住的骄傲。她一分钟里坐下站起十几次，像是在房间里跳着某种芭蕾。她精确描述她要如何装修房间。她在指尖摩挲着虚幻的织物；她在柳条椅里肆意地伸展四肢，那椅子有一天会成为一张梅花色躺椅；她使劲儿把手伸到最远，示意一张电视-电台-留声机三合一播放台的跨度，那是白橡木的，要立在一面墙边。

她拍着手闭上眼睛，“你们看得到吗？你们看得到吗？”

“简直可爱。”安妮说。

“每天晚上，乔治从便道进门时，我就在冰冰的白鬃桶里备好马蒂尼，还在留声机里放着唱片。”格蕾丝跪在隐身的播放台前，从空中挑了一张唱片，放进虚幻的转盘，按下不存在的按钮，再坐回到柳条椅上。我惊愕地看到，她开始随着幻影音乐的节拍来回摇头。

这样过了一分钟，乔治似乎也受不了了。“格蕾丝！你要睡着了。”他努力放轻语调，但藏不住忧虑。

格蕾丝摇着头，懒懒地睁开眼睛，“我没有要睡，我在听呢。”